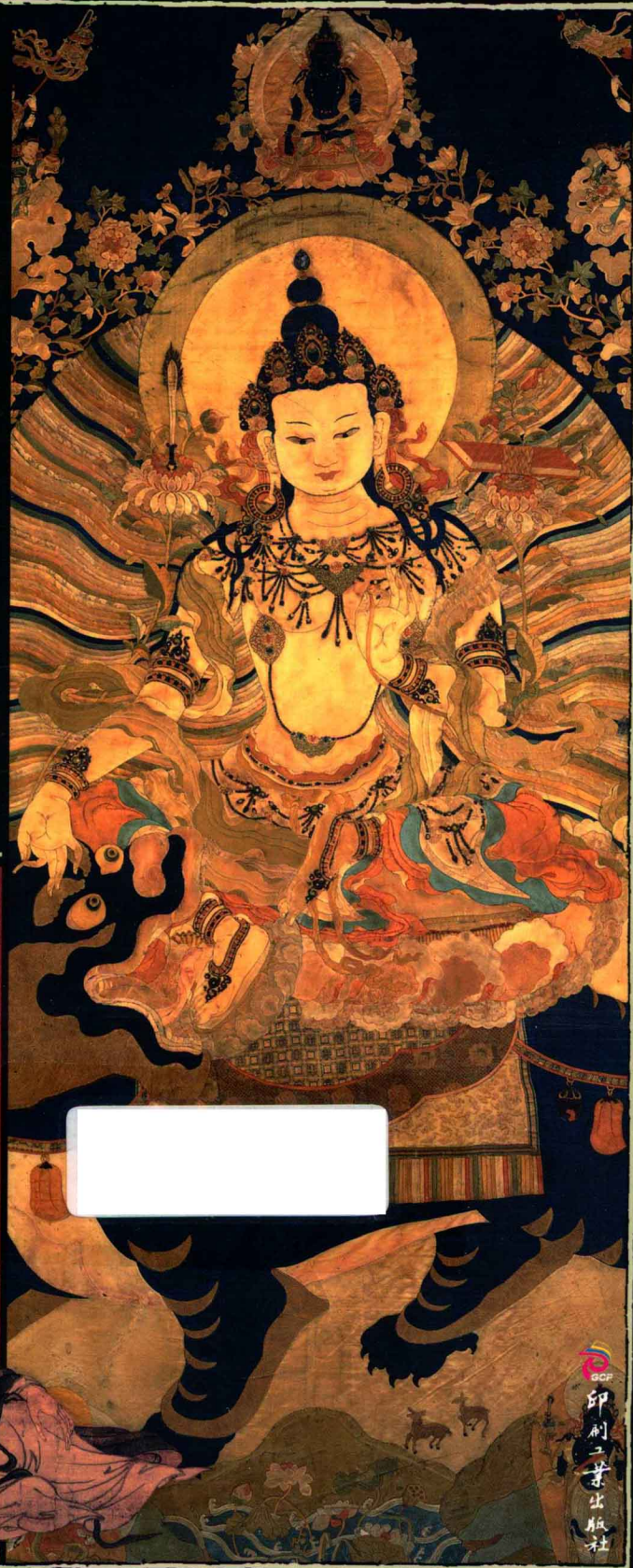


大藏经

册三

王俊杰 韩传强 主编



gcp
印刷工业出版社

◆ 册三 ◆

大藏经



王俊杰 韩传强 主编

◆
印刷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藏经 / 王俊杰, 韩传强主编. —北京: 印刷工业出版社, 2013.3

(藏书阁)

ISBN 978-7-5142-0775-0

I. ①大… II. ①王…②韩… III. ①大藏经 IV. ① B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9285 号



大藏经

出版发行: 印刷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翠微路1号 邮编: 100036)

网 址: www.keyin.cn www.pprint.cn

制 作:  www.rzbook.com)

印 刷: 北京缤索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七八七毫米×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开

印 张: 三十二

字 数: 四百五十千字

定 价: 二〇一三年三月第一版 二〇一三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价: 一百九十八圆 (全四册)

《摩诃僧祇律》

《摩诃僧祇律》，简称《僧祇律》，意译《大众律》。东晋佛陀跋陀罗与法显共译，四十卷，为印度佛教大众部所传的广律。早在三国魏嘉平二年（二五〇），有昙柯迦罗于洛阳白马寺译出《僧祇戒本》一卷。东晋咸康中又有僧建于月支国得《僧祇尼羯磨》及《戒本》，于升平元年（三五七）在洛阳译出。但这些译本均已佚失。法显于隆安三年（三九九）去中印度抄得《摩诃僧祇律》梵本，义熙十四年（四一八）与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全书分为比丘戒法和比丘尼戒法两大部分。卷一至卷三十五为比丘戒法，列举比丘戒二一八条，杂诵跋渠（Vaggā）法一一三条，威仪法五十条；卷三十六至卷四十为比丘尼戒法，列举比丘尼戒二七七条，杂跋渠法三十四条。此律为大众部所奉持，其中多处含有大乘经意，为大乘说法的萌芽。在解释中有五十三处引用《本生经》，为其显著特点。又书中引用《沙门果经》和《中阿含经》等，可见此律集成时间较晚。但所载第二次结集，佛本生故事等，对研究印度佛教史有一定价值。

本处所选章节为《摩诃僧祇律》卷第一『明四波罗夷法之一（淫戒之一）』。『淫戒』在出家人的戒律中被列为首要的波罗夷戒条，它反映了对于出家人来说，抑制自身的欲念对于佛法修行的极端重要性。而欲念乃为意念所发动，所以对『淫欲』的克制需从个人的『意识』或者说『心』下手来加以克制，这体现了大乘佛教戒律的『心为戒体』的戒律观。

经典原文

摩诃僧祇律卷第一（初比丘僧戒法学）『明四波罗夷法之一（淫戒之一）』

若笃信善男子，欲得五事利益者，当尽受持此律。何等五？若善男子，欲建立佛法者，当尽受持此律。欲令正法久住者，当尽受持此律。不欲有疑悔请问他人者，当尽受持此律。诸有比丘比丘尼犯罪恐怖、为作依怙者，当尽受持此律。欲游化诸方而无碍者，当尽受持此律。是名笃信善男子受持此律得五事利益。

若能尽受持，调御威仪戒。

五事功德利，世尊之所说。

受持此律者，如其义善听。

若能尽受持，调御戒律仪。

建立世尊教，是名真佛子。

佛法得久住，能行正法施。

亦无疑悔起，请问于他人。

比丘比丘尼，犯罪得依怙。

游化于诸方，所往无挂碍。

婆伽婆三藐三佛陀，从本发意所修习者今已成就，欲度人故住舍卫城，诸天世人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名闻十方供养中最，为求福众生得建立于福，求果众生得建立于果，苦恼众生而得安隐，为诸天人开甘露门，于十六大国莫不宗伏。知见自觉佛所住者，住于天住，住于梵住，住贤圣住，住最胜住，住一切智心，得自在随意所住。是故如来住舍卫国。尔时尊者舍利弗，独一静处结跏趺坐正受三昧，三昧觉已作是思惟：『有何因缘，诸佛世尊灭度之后法不久住？有何因缘，诸佛世尊灭度之后法教久住？』于是尊者舍利弗，晡时从三昧起诣世尊所，头面礼足却坐。

一面。坐一面已，白佛言：『世尊。我于静处正受三昧，三昧觉已作是思惟，有何因缘，诸佛世尊灭度之后法教久住？有何因缘，诸佛世尊灭度之后法不久住？有何因缘，诸佛世尊灭度之后法教久住？』尔时佛告舍利弗：『有如来不为弟子广说修多罗祇夜授记伽陀忧陀那如是语本生方广未曾有经。』舍利弗、诸佛如来不为声闻制戒，不立说波罗提木叉法，是故如来灭度之后法不久住。舍利弗，譬如鬘师鬘师弟子以种种色花著于案上，不以线连，若四方风吹则随风散，何以故？无线连故。如是舍利弗、如来不广为弟子说九部法，不为声闻制戒，不立说波罗提木叉法，是故如来灭后法不久住。舍利弗以如来广为弟子说九部法，为声闻制戒，立说波罗提木叉法，是故如来灭度之后教法久住。舍利弗，譬如鬘师鬘师弟子以种种色花以线连之，若四方风吹不随风散。所以者何？以线连故。如是舍利弗，如来广说九部经，为声闻制戒，立

唐·无款·金刚力士像幡



尔时最胜告，尊者舍利弗。

弟子未有罪，众僧悉清净。

诸佛未曾有，无过而制戒。

譬如世界主，王领其国土。

无有无过人，而加其刑罚。

彼喻此亦然，世尊天人师。

未有无过患，而制弟子戒。

过患既已起，时有犯恶者。

是时天人师，为众制律仪。

过去未来世，佛眼靡不见。

随其事轻重，随其轻重制。

说此正法时，在于祇洹林。

舍利弗劝请，世尊答如是。

尔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尊者舍利弗，诸比丘未有过患，而请世尊制戒立说波罗提木叉法？』佛告诸

比丘：『舍利弗不但今日未有过患而请制戒，彼于昔时在一城邑聚落，人民居士未有过患，亦曾请我制诸刑罚。』

诸比丘白佛言：『世尊。乃往昔时已有此耶？』佛言：『如是。』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愿乐欲闻。』佛告诸比

丘：『过去世时有城名波罗奈，国名迦尸，彼时国王号曰大名称，以法治化，无有怨敌，布施持戒，泛爱人物，善

摄眷属，法王御世；人民殷盛，富乐丰实；聚落村邑，鸡飞相接；举国人民，更相敬爱；种种众伎，共相娱乐。时有大臣名曰陶利，多诸策谋，作是思惟。今此王境自然富乐，人民炽盛，城邑聚落，鸡飞相接，举国人民，更相敬爱，种种众伎，共相娱乐。时彼大臣往白王言：「今日境界自然富乐，人民炽盛，城邑聚落，鸡飞相接，举国人民，更相敬爱，种种伎乐，共相娱乐。愿王当为斯等制立刑罚，莫令极乐生诸过患。」王言：「止！止！此言不可。」所以者何？过患未起而欲制罚。臣复白王：「当防未来，莫令极乐生诸过患。」时王作是思惟：「今此大臣聪明智谋，多诸朋党，不可卒制，今若呵责，或生咎衅。」尔时国王欲微诲大臣，即说偈言：

势力喜瞋恚，难可卒呵制。

横生人过患，此事甚不可。

大人多慈愍，知人实有过。

犹尚复观察，哀愍加其罚。

恶人喜恼他，不审其过罪。

而加其刑罚，自损恶名增。

如王好威怒，枉害加良善。

恶名流四远，死则堕恶道。

正法化黎庶，身口意清净。

忍辱行四等，是谓人中王。

王为人中上，宜制忿怒心。

仁爱恕有罪，哀愍加刑罚。

尔时大臣闻王所说，心大欢喜而说偈言：

最胜人中王，愿永荫黎庶。

忍辱自调伏，道化怨自降。

王德被无外，祚隆永无穷。

以道治天下，常为天人王。」

佛告诸比丘：『尔时国王大名称者，岂异人乎？则我身是。时大臣陶利者，舍利弗是。尔时城邑聚落长者居士

唐·无款·广目天王像



未有过患，而彼请我令制刑罚。今诸比丘过患未起，而复请我为诸弟子制戒立说波罗提木叉法。』尔时世尊从舍卫城随所乐住已，于憍萨罗国人间游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前后围绕。诣憍萨罗国耕田婆罗门聚落，到已，于耕田林中住。于是世尊晡时从三昧起，周遍观察上下诸方，又复视前平地而发微笑往来经行。时舍利弗见世尊从三昧起周遍观察上下诸方，又复视前平地而发微笑往来经行，见已。往诣众多比丘所，语比丘言：『诸长老，我向见世尊从三昧起，观察诸方乃至往来经行。诸长老，如来应供正遍知，不以无因缘而起微笑，若往请问，必当闻说过去宿命久远之事，我等今日当诣世尊问如此义。如佛所说，我当奉行。』诸比丘闻舍利弗说已，即与舍利弗共诣世尊所，头面礼足。礼足已，随佛经行。时尊者舍利弗白佛言：『向见世尊从三昧起观察诸方乃至往来经行，我即往诣众多比丘所，语比丘言：「诸长老，我向见世尊从三昧起观察诸方乃至往来经行。诸长老，如来应供正遍知，不以无因缘而笑。若往请问，必当闻说过去宿命久远之事。我等今日当诣世尊问如此义，如佛所说，我当奉行。」不审世尊有何因缘而发微笑。』』尔时世尊出金色臂指地告舍利弗：『汝见此地不？』舍利弗言：『唯然，已见。』佛言：『此地是迦叶佛故园林处，此一处在迦叶佛精舍处，此一处在经行处，此一处在坐禅处。』尔时尊者舍利弗即取伽梨袈为四袈即布是地，布是地已，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白佛言：『唯愿世尊坐此座上，当令此地为二佛坐处。』尔时世尊即受而坐，尊者舍利弗礼佛足已，于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有几事利益，如来应供正遍知，为弟子制戒立说波罗提木叉法？』佛告舍利弗：『有十事利益故，诸佛如来为诸弟子制戒立说波罗提木叉法。何等十？一者摄僧故；二者极摄僧故；三者令僧安乐故；四者折伏无羞人故；五者有惭愧人得安稳住故；六者不信者令得信故；七者已信者增益信故；八者于现法中得漏尽故；九者未生诸漏令不生故；十者正法得久住，为诸天人开甘露施门故。以是十事，如来应供正遍知，为诸弟子制戒立说波罗提木叉法。』』

是时舍利弗，偏袒而合掌。

随顺转法轮，请问于最胜。

彼住最后身，合掌请问已。

尔时最胜告，尊者舍利弗。

有十功德利，如来所知见。

故为诸弟子，广制戒律仪。

摄僧极摄故，令僧安乐住。

折伏无羞人，惭愧得安隐。

不信令入信，已信者增益。

现法得漏尽，未生漏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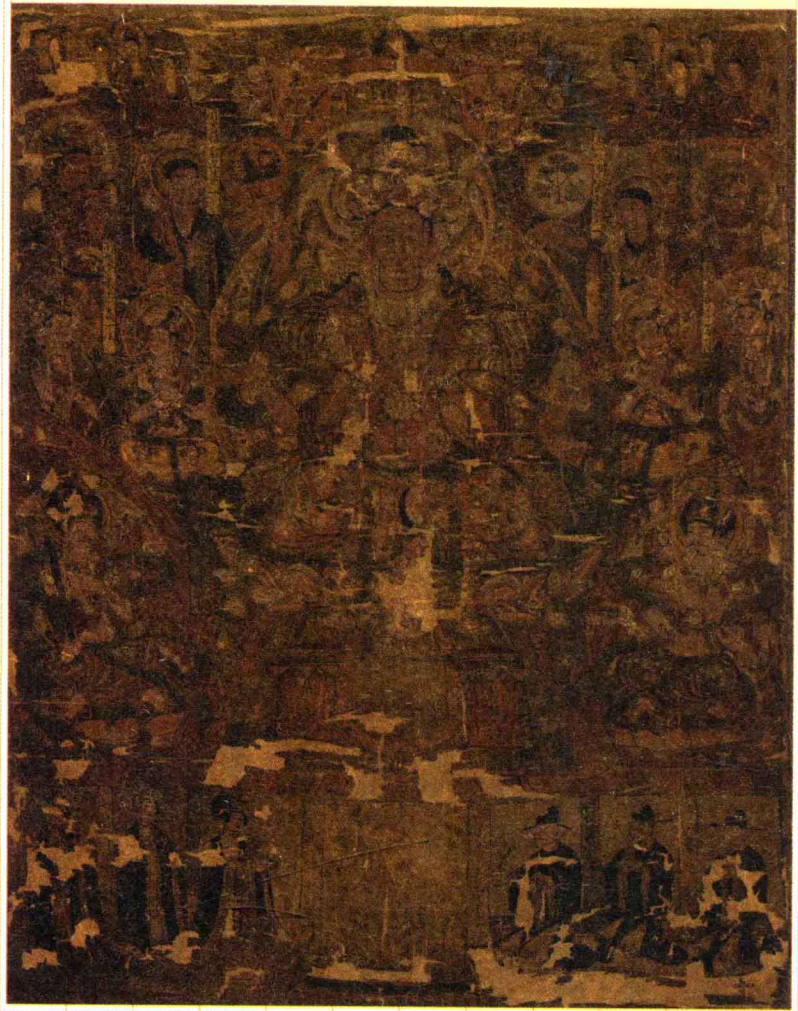
正法得久住，开甘露施门。

说是正法时，在于耕田林。

舍利弗请问，世尊答如是。」

尔时世尊于耕田聚落随所乐住已，从憍萨罗国游行向跋耆国。尔时世尊与五百比丘俱，到跋耆国毗舍离城，住大林重阁精舍。尔时毗舍离城，人民饥馑，谷不熟，白骨纵横，乞食难得。毗舍离城有长者子名曰耶舍，信家非家，舍家出家。其父名迦兰陀，故诸梵行者，皆称为迦兰陀子。时世饥馑，乞食难得，每至食时，多还家食。其母告耶舍言：『子汝甚为大苦，剃除须发，着弊纳衣，持钵乞食，为世人所笑。今此家中大有财物，汝父母钱及余先祖财宝，

唐·无款·佛说法图



恣汝所欲。且汝爱妇今犹故在，当共生活，何以如是，受诸勤苦？汝当归家，受五欲乐，自恣布施，种诸功德，供养三宝。』尔时耶舍白母言：『愿母止止，我乐修梵行。』其母复第二第三所劝如初，耶舍答亦如先。母复重言：『汝若不乐在家者，当乞我种，以续继嗣，莫令门户断绝，财物没官。』尔时耶舍即白母言：『今欲使我于此中留种子者，当奉此敕。』母即欢喜，疾入妇房，语新妇言：『汝速庄严，着耶舍本所爱乐严身之服，与之相见。』新妇答言尔，即便庄严如教所敕。尔时耶舍即与其妇共相娱乐，如其俗法。于是其妇，遂便有娠。月满生子，其家议言，本为乞种故，今当立字，名为续种，尔时世人皆名为续种，父续种母续种祖续种，钱财一切皆名续种，所有如是恶名流布，道俗悉闻。尔时耶舍闻恶名已，为续种子父，大自惭愧，耻其所闻，作是思惟：『沙门释种中，未曾见闻有如此事，此为法耶为非法耶？我今当以此事广白尊者舍利弗，舍利弗当以此事具白世尊。如世尊教，我当奉行。』时耶舍疾往诣尊者舍利弗所，广说上事。尊者舍利弗与耶舍共诣世尊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坐已，尊者舍利弗具以上事广白世尊。佛问耶舍：『汝实有是事不？』答言：『实尔。』佛言：『耶舍是为大过，比丘僧中未曾有此。汝愚痴人最初开大罪门，未有漏患而起漏患。天魔波旬常求诸比丘短而不能得，汝今最初开魔径路，汝今便为毁正法幢建波旬幢。汝愚痴人，宁以利刀割截身生，若着毒蛇口中，若狂狗口中，若大火中，若灰炭中，不应与女人共行淫欲。耶舍，汝常不闻我无数方便呵责淫欲，欲为迷醉，欲如大火烧人善根，欲为大患。我常种种方便称叹离欲断欲度欲，汝今云何，作是不善？耶舍，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长养善法。』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耶舍比丘僧中未曾有此，而彼耶舍初开罪门，未有漏患而起漏患？』佛告诸比丘：『是人不但今日于我法中未有漏患而起漏患。』诸比丘白佛言：『彼过去时已曾有是事耶？』佛言：『如是。』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愿乐欲闻。』佛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此世界劫尽时，诸众生生光音天上。而此大地，还已成立，诸众生等从光音天还来至此。时彼众

生，身有妙光，神足自在，禅悦为食。诸有所须，随意所欲。是诸众生，身光相照，无有日月星宿，亦无昼夜，亦无一月半月，四时岁数。时此大地便有自然地味，色香美味，皆悉具足，如天甘露等无有异。时有一轻躁贪欲众生，尝此地味，觉其香美，渐取食之，即生着心。其余众生，见其如此，展转相效，皆竞取食。尔时众生，食地味已。身体沉重，光明即灭。贪着五欲，退失神足。然后世间便有日月星宿昏明半月一月春秋冬夏。」佛告诸比丘：「尔时轻躁众生者，岂异人乎？即耶舍比丘是。彼时耶舍于诸众生，漏患未起而先起漏，今日复于清净僧中，先开漏门。」诸比丘白佛言：「世尊。彼耶舍比丘先世已来乃如是耶？云何其母巧作方便，以淫欲诱逛其子？」佛告诸比丘：「是耶舍母不但今日巧作方便诱逛其子，过去世时亦曾诱逛。」诸比丘白佛言：「世尊。已曾尔耶。」佛言：「如是。」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愿乐欲闻。」佛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有城名波罗奈，国名迦尸。时彼国王号大名称，离诸怨敌。布施泛戒，持爱人物，以法治化，善摄眷属。时王第一夫人晨朝上高楼上观察星宿，见一金色鹿王，从南方来，陵虚北逝。夫人见已，即作是念：「我若得此金色鹿皮，持作褥者，没无遗憾；若不得者，用作此王夫人为？即自念曰：若我语人见金色鹿王，谁当信者？又作是念：若言是鹿不应乘虚，若乘虚行，不应言鹿。」夫人愁忧恐不，信故，即脱瓔珞着垢弊衣入烦恼房。王于殿上治政事讫，还入其室，不见第一夫人。即问侍者，侍者答言：「夫人向入烦恼房住。」王便往就问夫人言：「谁犯汝者？为大臣王子？为余夫人及余侍者？若犯汝者，我当为汝重治其罪。汝今将无有所须耶？若欲须金银珍宝香花瓔珞当相供给，若欲杀罚，便可见语。」王种种问已，夫人不答，王即出去。告余夫人大臣太子及余人等，卿等率往问夫人意。诸人受教，各各问已。夫人犹故，默然不对。王使耆旧青衣更问夫人，此青衣者，生长王宫，多有方便。即往入房问夫人言：「王是夫人之所恃怙，如何王问而默然不答？若有所求，何缘可得？谁犯夫人，为大臣王子及余夫人，欲有杀罚，宜应白王。夫人默恨，无乃失耶？夫人若丧，王终不能相与

俱死，正可忧恼。月日之间，国中自有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等，皆各有女，端正妙好，与相娱乐，足以忘忧。夫人正可徒自死耳。喻若哑人眠中得梦，谁能瞻者。夫人不语，难知亦尔。」尔时夫人闻青衣语，即自惟曰：「此是名语。」便答青衣，无犯我者，别有所忆，故不语耳。汝听我说：「吾近晨朝登楼观看星宿，时见有一金色鹿王，乘空南来，凌虚北逝。若语人言鹿能乘虚，谁能信者。我欲得其皮持用作褥，而不能得，是以生恼自念，用作王夫人为。」是时青衣闻此语已，具白大王。王知其意，甚大欢喜。即问傍臣：「谁能得此金色鹿皮，我今须之，持用作褥。」诸臣答言：「当问猎者。」王告大臣，敕我境内，国中猎师，尽使令集。如偈所说：

诸天随念感，王者随声至。

富者以财得，贫人以力办。

如是王教出已。国中猎师，一切皆集。猎师白王：「何所约敕？」王告猎者：「我今急须金色鹿皮，持用作褥。卿等为吾，疾速求之。」猎师答王：「愿听小还，共论此事。」王曰：「可尔。」猎师还已，共相谓言：「汝等游猎，颇曾见闻金色鹿不？」彼各对曰：「我等先祖已来，常行游猎，未曾有闻金色鹿名，况复眼见。」时诸猎师，共作要言。今往答王，无使不同。既见王已，各白王言：「我先祖已来，相承游猎，初未曾闻金色鹿名，况复眼见如所说。」

王者力自在，所求欲如教。

王即敕有司，令执诸猎者，系着牢狱。时有一猎师，名曰删阇，勇健多力，走及奔兽，仰射飞鸟，箭无空落。

彼即念言：「我诸猎党，自惟无罪，而见囚执。当设权计，脱此苦难。我当白王，应募求鹿，若得者善，若不得者，我且游散诸伴得出。」便白王言：「颇有见闻金色鹿不？」王告猎者：「汝等自可往问夫人。」尔时猎者即诣

王宫白夫人曰：「谁有见闻金色鹿者？」夫人答言：「我亲自见。」猎师白言：「见在何处。」夫人答言：「我于楼上观于星宿，晨朝见一金色鹿王，从南方来，陵虚北逝。」时彼猎师，善相禽兽，知此鹿王止宿在南，食处在北。止宿之处，永无可得，当于食处而求取之。于是猎师便持弓箭，渐次北行，到彼雪山。时彼山中，有仙人住。流泉浴池，花果茂盛。彼中仙人，以二事除欲，一者苦行，二者闲居。尔时猎师，藏诸猎具，假以人服。诣仙人所，礼拜问讯。彼仙人者，处在山泽，久不见人。得猎者至，甚大欢喜，命令就坐，与甘果美浆，共相慰劳。猎师白言：「止此久近？」答言：「止此以来，经尔所时。」复白仙人：「止此已来，颇曾见有奇异事不？」答言：「曾见。」复问：「为见何等？」答曰：「此山南有一树，名尼拘律，常有金色鹿王，飞来在上，食彼树叶，饱已

唐·无款·广目天像



而去。「猎师闻此，甚大欢喜，作是念言：「必是夫人所见金色鹿王。今已得闻，我愿将果。」猎师方便，更说余事。然后乃问：「趣尼俱律树，道在何处？」仙人答言，从此而去，中间曲路委悉语之。猎师闻喜，咒愿而去。还执持猎具，顺道而进。渐次前行，遥见彼树枝叶扶疏，荫覆弥广。至彼树下，寻觅鹿王，不见踪迹，又无食处。猎师便于树下，潜微伺之，伺之不久，便见鹿王。譬如雁王陵虚而来，止此树上，形色光明，照耀山谷。食彼树叶，饱则还南。寻复思惟：「此树高远，非是网罟弓矢所及，云何可得？我今当还波罗奈城，彼有大臣王子，聪明智德，我当问之。」即还其国，便白王言：「如夫人所见。但鹿所止住，非网罟弓矢所及，无由得之。」王告猎师：「汝可自往，具白夫人。」猎师即白夫人已，见金色鹿王，都非网罟弓矢所及，不知何由而得。夫人问言：「彼鹿所住，为在何处。」答言：「住在尼拘律树上，食彼树叶，饱已还南。」如所说。

刹利百方便，婆罗门增倍。

王有千种计，女人策无量。

如是王夫人多诸方便，便教猎者，汝持蜜去，至彼树上，蜜涂树叶，鹿闻蜜香，必食树叶。啖尽次第涂下，至彼施网罟处。猎师如教，还于山中，持蜜上树，涂其树叶。彼鹿来食，随蜜食尽，蜜不涂处，鹿辄不食。随蜜食叶，渐次而下。如所说。

野兽信其鼻，梵志依相书。

王者委有司，各各有所信。

彼鹿寻香食彼树叶，渐下到其施网罟处，即便着罟。猎师念言：「我若杀取其皮，不足为贵。当活将去。」于是驱还，猎师笼，过仙人处。仙人遥见，惊而叹曰：「咄哉祸酷！虽能乘虚，而不能免此恶人之手。」即问猎者：「恶